

美学散步

海拔四千米，春天正在生长

毛瑞

四月的川西高原，春天还在路上。从小金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上走，海拔爬升得很快。车窗外的景色从灌木丛渐渐变成草甸，再往上，就是裸露的岩石和终年不化的积雪了。四千米的地方，空气稀薄得像被人抽走了一层，每一次呼吸都要比平原上多用些力气。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紫外线毫无遮挡地砸下来，晒得人脸蛋发烫，可风又是冷的，吹在皮肤上像刀子刮。

就是在这片连牦牛都不太愿意待的地方，一片深蓝色的光伏板铺满了山坡。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从海拔三千多米一直延伸到四千零八米，在阳光下泛着清冷而耀眼的光泽。从远处看，像是一片蓝色的湖，凝固在了陡峭的山脊和缓坡之间。这是全国首个水光蓄能一体化项目——小金川流域光伏基地，不久前全部并网发电。

第一次见到罗垒的时候，他正蹲在光伏板下面检查电缆接头。高原的阳光把他晒得黝黑，嘴唇有些发干，是那种长期在缺氧环境下工作的人特有的样子。他是这个项目的执行经理，三十出头，说话带着四川口音，笑起来很憨厚。

“你猜我们第一次来看场地的时

候，路是什么样子的？”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指着山下那条细得像蛇一样的路，“不到四米宽，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一百八十度的回头弯一个接一个。大货车根本进不来，我们那台一百二十吨的主变压器，光是运进来就花了七天七夜。”

他说得很轻松，像是在讲一件已经过去很久的趣事。但我知道，在那七天七夜里，他和他的团队几乎没有合过眼。那条路太窄，弯道太急，普通的运输车辆根本没办法通过。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才让那个庞然大物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地爬上了山。

“最险的那段路，我们给当地村民修了一条新路。”罗垒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得意，“四公里，标准化的，比原来那条安全多了。老百姓高兴得很，以后运松茸、运花椒都方便。”这就是电建人的方式——他们来建电站，也修路；来输送电力，也点亮生活。

项目总工程师黄宇，一个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年轻人。这个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光伏电站，而是把光伏、水电、抽水蓄能、储能四个系统连接在了一起，像一个精密的交响乐团，由统一的指挥调度，协同奏出和谐的乐章。

“光伏发电有个问题，就是不稳定。”黄宇蹲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画起了示意图，“太阳出来的时候电多，云飘过来或者天黑了，电一下子就少了。这种波动对电网冲击很大。”

解决方案，是把光伏和已有的梯级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联在一起。阳光好的时候，光伏发的电优先上网，多余的电用来把水抽到高处储存起来；当光伏出力下降的时候，储存的水能立刻转化为电能，和水电一起填补缺口。“就像一块巨大的电力海绵。”黄宇笑着说。

这套系统每年能发出约2.8亿度清洁电，够14万户家庭用一年。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数字是那些看不见的——每年少烧8.7万吨煤，少排26万吨二氧化碳。还有那些更看不见的东西。

2025年深秋，那台主变压器运上山的那天晚上，罗垒在升压站旁边的空地上，和工人们围着一堆篝火喝了一碗酥油茶。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了，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

2025年冬天，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工人们在雪山上架设输电线路。金属冻得粘手，工具冻得拿不稳，他们

就在手里塞暖宝宝，轮班作业，硬是在风雪来临之前把九公里半的线路架通了。

这些都是电建人的日常。他们在生命禁区里修路、架线、建电站，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拍拍身上的土，转身奔赴下一个项目。

下山的时候，路过一片草场。光伏板下面的草已经返青了，比旁边的草长得更绿、更密。“草光互补”的模式，让这些光伏板既发了电，又给牧草当了遮阳伞，减少了水分蒸发，草场自然就恢复得更好了。几个藏族牧民赶着牦牛从旁边经过，牦牛的铃铛叮叮当当，在空旷的山谷里回响。

阳光从雪山顶上斜射下来，照在那片蓝色的光伏板上，又反射到草场上，一片明亮。我突然想起罗垒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在高原上建电站，我们是在给高原种太阳。”

这大概就是电建人的浪漫吧。他们用钢铁和硅板，在雪山和草甸之间，种下了一片能发光、能发热、能改变千万人生活的“太阳”。此刻，春天正在这里昂然生长。

作者单位：成都院

花开飘落我指尖

张叶

“篱落疏疏小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千年前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鸟语花香之时，踏着春光欣然前往乡村。菜园里那盛开的油菜花，舒展着粉嫩嫩的花瓣，迎着阳光拂着春风，诗人兴之所至，留下了这千古名句。

听老人说，油菜花开之时，便是播种希望之时。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种子洒到哪，它就开在哪。春的讯息一到，不用施肥，不要呵护，只要温暖的阳光和细细的春雨，它便发芽、生长。

江南三月，在田间、在山谷，金灿灿、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开到漫山遍野，真可谓万花竞放迷人眼。这炫目的黄，无处不醒目，无处不招摇。就连路边的垂柳下，青青的池塘边，黄色小花也毫不示弱，点缀在草丛中，妖娆在溪水旁，与绿色争宠，与碧水竞秀，让你不得不感慨油菜花旺盛的生命力。

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让人情不自禁吟上白居易的诗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世人皆叹解语花，不知为谁花解语。每一朵花皆有属于自己的花语，油菜花就有“加油”的花语。倘若把油菜花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有天真浪漫的梦想，并为这梦想不停追逐的人。

正如油菜花一样，不为这开放的灿烂骄傲，不为这金黄的花海慨叹。而是怀着一颗永恒的心，为这灿烂的梦去加油。

喜欢这金黄的油菜花。不仅是因其美丽的色彩，幸福了人间，浪漫了生活。更是因为它被赋予的特别含义：加油！简单的两个字，让每一年的春天都有了特别的期许……

又是一年春开日，花开飘落我指尖。

作者单位：江西电建公司

诗歌

筑城广州

李昊

两百年的荔枝树静立水西
虬枝盘错如时间凝固记忆
每圈年轮里都藏着时代更替
直到我们到来
为其画上新的痕迹

岭南晨光从围挡顶部流下
焊花绽放在木棉红硕的时节
南岗的春天因此有了双重花期
一重开在枝头
一重开在掌心

镇龙西的甘蔗田里
我们学会了甜蜜的语法
那些向上拔节的日夜
汗水是最诚实的标记
吊车挥臂把钢筋模板安放进天空
机声铿锵与蝉鸣混成盛夏交响
有师傅说：这节奏像家乡的打谷场
只不过，我们收获的是万家灯火

枫下村的底板浇筑持续十九个小时
混凝土缓缓铺展，像另一种土壤
我们从千里之外带来故乡的水土
在这里种下，另一种可能的广州

岗贝村的旧改图纸铺满长桌
红笔蓝线是另一种运河
后方灯火彻夜不熄
像羊城不眠的眼睛注视着
每一块砖如何垒起期许

荔枝树继续静立
木棉年年开花
但这些被汗水浸润的日子
已长进这座城市的肌理
当新居的灯光次第亮起
我们会想起某个午后
在白云山下，在珠江之畔
曾经把平凡日子
筑成最坚实的根基
让幸福家园在广州生根落地

作者单位：水电十五局



弦上匠心 山东电建公司 史晨阳 摄



山海风吟 电建新能源公司 潘军翔 摄



黄昏绘卷 水电四局 贾园 摄



钢铁与星火 水电六局 张舜翔 摄

心情放歌

第一次翻开《瓦尔登湖》时，是在一个嘈杂的午后。窗外的车流声、手机的消息提示音、邻居家孩子的哭闹声，交织成现代生活特有的背景音。我勉强读了几页，只觉得梭罗的文字像湖水一样平静，平静得让人有些昏昏欲睡。于是这本书被搁置在书架的一角，落了薄薄的灰尘。

再次拿起它，是在一个失眠的深夜。屋外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天花板映着忽明忽暗的光。我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梭罗说过的一句话：“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有意识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能否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而不是等到临终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生活过。”

那一夜，我打开桌上那盏昏黄的灯，重新走进了瓦尔登湖畔的那间小木屋。

梭罗在湖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他自己砍伐松木，搭建木屋，开垦土地，种植豆子。他计算着每一笔开支：木板八块零七毛，屋顶用剩的瓦片四块钱，两扇旧窗户两块钱……这些琐碎的数字，读来却有一种奇异的诗意。

他告诉我们，一年只需要工作六个星期，就

能应付所有的生活开销，剩下的时间，可以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真正的生活。

读到这些的时候，我正在为家里的拮据焦虑，为一次提升机会失眠，为一个根本不熟的朋友的朋友点赞数而莫名低落。我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跑，却早已忘了自己在追赶

天里狐狸留下的脚印。他用整整一章写湖水，写它的颜色在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下如何变化——从远处看是蓝的，从近处看却像玻璃一样透明。他说：“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

我的瓦尔登湖畔

蔡燕娜

什么。梭罗的文字像一面湖水，映出我疲惫而狼狈的样子。他问：“那些所谓的生活必需品，真的都是必需的吗？”

书中最打动我的，不是他对简朴生活的倡导，而是他对自然的凝视。他写春天的第一场雨，写湖面的冰怎样在某个清晨悄然融化，写潜鸟的叫声在雾中回荡，写蚂蚁之间的战争，写冬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些泛酸想哭。工作以来，独自一人闯荡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一片湖水，没有听过一场完整的雨声，没有在清晨醒来时，只为等待一朵花的开放。我总是在赶路，总是在计算，总是在焦虑。而梭罗告诉我，人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活着——不是活得更好，不是活得更成功，而是活得更像

自己。

当然，我不能真的像他一样，抛下一切去湖边隐居。我有我的羁绊和责任，有无法推卸的角色和任务。但这本书给了我另一种可能：即使身在喧嚣的城市，也可以在内心为自己开辟一片瓦尔登湖。在每天上班的路上，在办公室无人的角落，在深夜他人睡着后的片刻宁静里，我依然可以选择停下来，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合上书的时候，天已经接近微亮。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但我不再像昨天那样焦虑了。我想起梭罗在书的最后写的那段话：“我离开森林，和我进入森林一样，有同样的理由。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还有好几种生活要过，不能只过这一种。”

是啊，生活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而《瓦尔登湖》给我的，不是逃离现实的勇气，而是重新打量现实的眼光。它让我看见，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里，也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诗意和深度。只要我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到那片湖水边，遇见那个最初的、最真实的自己。

作者单位：水电十一局